

荸荠的自我

□苏州 刘中驰

荒野四净,田干渠裂,枯草凄凄,初冬的凋寒,在一桠桠脱光叶子的树枝上延展。沟渠的隐匿处,却磅礴生机,一颗颗荸荠躁动地隐藏在泥土之中,和大地融为一体。荸荠的叶子圆润,稍一长多,就被羊群给糟蹋了,所以没了叶子的荸荠,只能把红紫红紫的荸荠果实,往肥里长,往大里长。带有一点淤泥的沟渠深得荸荠的喜爱。小雪时节前后的荸荠是最肥美的,爽口多汁,清甜劲道。荸荠在乡下也叫地梨子,抑唤为马蹄子,形似马蹄,口感如雪梨。

儿时上学,吃完中饭,抓起书包,就呼朋唤友地去上学了,上学的路上最有趣,在乡野间追逐,找有趣的事做,扒地梨子是我们最爱干的事。在水渠里踢踢踢,我们深谙地梨子的生长喜好,专找枯茅草多的地方扒,一挖一个准。我们脱掉鞋,撸起袖子,尽情地挖起了地梨子,“这个大!”“那个好!”“这里真多,哈哈!”你一言,我一语,大家笑得合不拢嘴,溅得一脸泥。中午,即便有暖阳,还是寒意十足的,我们见好就收,看着田埂上裹满淤泥的一顿地梨子,暖洋洋地晒着太阳,自然喜不自持。在小湖边洗刷干净,穿上鞋跳一跳,让脚回回暖,把地梨子洗洗,往书包里一扔,边走边吃,嘻嘻哈哈一路奔向学校,一路肯定是吃不饱的,为的是分享一些给要好的同学们品尝。

乡下的荸荠憨厚不羁,像是土头土脸的孩子,但在画家的笔下,瞬间变得诗意起来。齐白石画的荸荠,有禅灯的意味,如点点灯火,燃起清浅的岁月。“玉莽末,南方饥谨,人庶群入野泽,掘壳莖而食。”缺衣少食的光景中,荸荠倒成了荒野中最后的救命稻草。

立冬那天,路过菜场小路,看见卖荸荠的大婶,水嫩爽朗的荸荠卧成一堆,紫红的一团,甚是养眼。当即买下一袋,回家当做水果吃,荸荠脆嫩无渣,胜似水果。在江南,荸荠是水八仙之一,是做菜的好食材,周作人也爱把荸荠生吃,称为“粗水果”。荸荠生吃爽口,热炒脆甜,煲汤味鲜。在乡村的喜宴上,荸荠、银耳、红枣羹是必不可少,绵滑顺口,忍不住要多喝两碗。喜欢苏州的一道菜,荸荠炒虾仁,荸荠和虾仁一起炒,两

白辉映,活色生香,荸荠的脆和虾仁的弹,让人吃出了喜色,宛如置身于明媚的春光下。

我把买回来的荸荠清洗去皮后,个个水灵多汁,拿一个咬上一口,松脆无渣,口感极好。只是少了和伙伴们扒荸荠的欢乐与不羁,当年的场景还是历历在目。晚上,我用荸荠炒了一盘肉片、木耳、莲子、玉米菜,色彩斑斓,食欲大增,这哪像是菜,分明是一幅画,一幅诗意盎然的田园水墨画。

“水八仙”真是咬定青山的组合,像是八仙过海,又或是取经路上的师徒四人,缺了谁都不行。荸荠,除了是水八仙中的一员,还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凤凰寄托。千年之前,南汉王刘铢,为纪念爱妾素馨的离世,伤心欲绝之际,在素馨墓旁种下荸荠、莲藕、茭瓜、菱角和素馨花,寓其永葆冰清玉洁之身。自此,荸荠被唤为泮塘五秀。

荸荠,静卧寒冷的泥沼之下,独自洁净,或许有孤寂,但这种孤独有种禅意的味道,把自己坐成了光阴中的一抹白,不论风吹还是人去,静默玲珑着自己的内心,少了世俗,多了自我。

剃头师傅缪阿爹

□苏州 沈惠勤

去探望舅妈,在老年公寓邂逅了一场小小的热闹。胡湾老年公寓内,老人们这些颐享天年的房子基本处于一层或二层,十分接近地气,一巷巷一弄弄,秩序井然,静谧安好。

天朗气清,许多阿婆阿爹都走出小屋晒太阳,也不忘晒着他们的安逸生活:一匾菜干在暖阳下熏晒,一件素衣在暖风里悠荡,一床棉毯在白云下蓬松……老人们聚首一处,其乐融融。目光圈定在一处,呵,屋檐下,有一位缪姓阿爹正在躬身为人剃头,这种服务极为廉价,却十分为老人们受用。

进入老年生活,可以这样厉行节俭,檐下一堵墙竟然可以将缪阿爹的一应剃头用具全部安置好。门口墙上是一只小小的盛水罐,圆身平底,安然静坐于两只褐色的三角木架上。侧面窗户下一只白色小水池,一根蓝色皮管里徐徐地蒸腾出一股生活的热流,和着泡沫在一位老者的头上淋漓,不久就能淋漓出一个崭新的气象。一侧厢贴壁站着一只小桌,仅有孩童读书的一人课桌大小,上头却陈列着缪阿爹的全部理发家当。

这些家当,有别于现在的理发用具,全是缪阿爹的旧时家珍,剃刀、梳子、篦子、刷子、粉盒、夹剪……它们曾是缪阿爹赖以维持生计的全部依靠,旧时往往被包裹于行囊中。旧时理发用具也有庞杂一点的,备着水盆、火罐、篦子,置于一担,谓之剃头挑子。旧时许多人养家糊口大凡都是会这样随身准备货郎担的,各种挑子出没街巷,诸如糖粥担、铜匠担,等等。缪阿爹基本不挑担子,他的出行家当更为简单,一块包袱一裹,背于一肩或夹于臂间,

便能上阵了。他走村串乡,凭着脚力抵达,凭着热心服务,凭着手艺糊口,践行着一个普通人勤劳克俭、诚信为民的生存之道。

缪阿爹的旧时出征,可谓风里来雨里去,哪里需要哪里走。走得熟悉的村巷基本是定时定点,便有了老主顾。老主顾在缪阿爹手中,头发理了一茬又一茬,光阴流转,或许从儿童出落为青年,或许从少年成长为中年,缪阿爹也可谓他们成长的见证人。无论何种年龄,也无论何种脸型,更无论何种职业,把一头污秽交给他,他就怀着虔诚之心微笑以对,半个来小时的梳洗、剃剪,便有光鲜的造型诞生了:时髦人理西式头,直爽人剃平顶头,干练人剪抛顶头,利落人干脆来个和尚头,有特别要求者在当中留一小辫,便是老发头,更有当头顶或角嘴头做出造型,谓之寿桃头……往往是一村巷人经过缪阿爹半天工夫的打理,变出焕然一新、干净利索的面貌,村内便洋溢着过节一样的喜气。

缪阿爹十分钟情于他的那些旧用具,它们浸蕴了他辛辛苦苦的汗水,一只耙耳朵的竹挖耳,一把夹秽物的小钳子,一条磨砺剃刀的皮刀布,一把已被操练得得心应手的铁夹剪,一把清扫头发珠的状如印章的小刷子……凡此种种,拆迁时,缪阿爹都不舍得扔,而是被带到老年公寓物尽其用,却正中那些汇聚而来的老阿爹老好婆下怀,他们安逸地坐在小巷场上,悠悠地等着缪阿爹优质而价廉的服务。

在光阴的流转中,太阳暖暖地照着,熏蒸出缪阿爹家门口老者们的淘淘之乐,正应了缪阿爹的名字:欢雪。

一顿饭的时间

□山东新泰 曹春雷

出差,路过老家的县城,决定拐个弯,回乡下。虽然行程很紧,但我决定还是回去一趟,看看母亲,毕竟半年没回老家了。半路上给母亲打电话,告诉她用不了多久就到家,午饭炖白菜,炒个草鸡蛋就行,别的什么也不用做,来不及,吃完饭接着要走。

我怕电话打得早了,母亲一定会到集市上买鸡、排骨和鱼什么的。以前,我每次回来,母亲都要去买来做这些菜。母亲在电话那头“哦哦”,我又叮嘱,吃炖白菜和炒草鸡蛋,俩菜就行。母亲又是“哦哦”。

遇到一段路,正在修,便绕道走,多费了些时间。在村口遇到发小,停车又聊了几句。到家后发现,白菜炖好了,鸡蛋炒好了,柴火灶正在炖鱼,烧煤的炉子正在炖排骨,都咕嘟咕嘟地,香气四溢。

我埋怨母亲,咋又炖排骨和鱼

了。母亲忙不迭地说,排骨和鱼都已经炖熟了,现在就盛上。四个菜,很快就端上了桌。我不知道,七十多岁的母亲在不长时间内,究竟是怎样买来并做出这些菜来的。一定是小跑着去做的。

我坐下,埋怨起母亲来。我是心疼母亲的劳累。母亲也坐下,搓着手,只是讪讪笑着,像是做错了事却又感觉不后悔的孩子。看到母亲这样子,我又很自责,我有什么资格去批评母亲呢。对于一位疼爱孩子想把最好吃的东西都要给孩子的母亲来说,何错之有呢。有错的,是我自己吧,平日里总说自己忙,回不来。但是也并不是一点时间挤不出来,不过是安慰自己找的借口吧。每次回来,不过是买东西放下点钱而已,就以为自己做得可以了。

一边自责,一边吃,一边听母亲说着村里的事。不见我的日子里,母

亲攒着很多话,要说给我听。

但这次,母亲没有说太久,很快就吃完饭,站起来,让我自己慢慢吃,转身出了门。我吃完饭才看见,院子里一包包的菜,白菜、萝卜、山药,还有冬瓜、土豆。也有小米、红薯什么的。

我张张嘴,本来是想去告诉母亲,我还要去另一个城市,带这些累赘。但再一想,说这些干吗呢,这些都是母亲急火火准备出来的,我干吗要辜负她的心呢。便一趟趟提到院门口,装到车后备箱里。母亲还觉得太少,自个儿数算着念叨着还要再拿些什么。我赶紧说这些就够了。

启动了车,看着母亲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,心一下子揪紧了。把拥有的世界恨不得全部搬给儿子仍觉不够,付出全心全意的爱仍嫌太少的,是母亲。而我,又回报母亲多少呢?我,是愧为人子的啊。

锁孔里的爱

□安徽五河 李星涛

上楼,经过老王家门口时,发现他左手端着油碗,右手拿着毛笔,正在往生锈的门铰链缝隙里抹油。老王个子矮,门最上面的铰链,他欠了几次脚,都没有够着。我忙接过他手里的碗和笔帮忙,老王连声道谢。我临走时,他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铅笔芯刮成的灰,嘱我说,在锁孔里倒一点,润滑一下,开门就容易了。

我和老王住同一个单元,且是上下楼的邻居。老王退休九年,老伴身体不好,洗衣做饭都是他。每天早晨六点,他就起床,先打一个小时太极拳,然后上街,菜和早餐一起买回来之后,他这才伺候老伴起床,用早餐。

也许是因为我两家门都对着楼梯口串音的缘故,我们关门开门的声音,彼此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。我一边用铅笔芯灰润滑锁孔,一边从心里感谢老王的心细。他一定是听到我开门转动锁芯时的“吱呀”声了,这才想到送给我铅笔芯灰。

第二天早晨,我因为要备战单位的长跑比赛,六点钟就起床。洗漱完毕,我随手“砰”一声带上门,

“噤噤噤”地下楼。再次经过老王家门口时,发现老王正在关门。他见我要说话,马上摆摆手。

老王关门的动作很轻。门铰链滋润进了油,关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。老王等待门关实后,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,挑出一把,肩膀一斜,头一歪,将钥匙无声地插进锁孔,再缓缓一旋,门被悄无声息地锁上。锁上了门,老王又侧耳听听屋里,这才向我笑笑,蹑手蹑脚地下楼了。

我脸上一阵燥热。平日里我关门动作实在是太粗暴了。老王见我有些不好意思,马上笑着说:“老伴患上了神经衰弱综合征,夜里睡不安分,一有风吹草动,就会惊醒。只有到了早晨,才能睡上几个小时安稳觉!”我一听,更加愧疚。原来老王给我铅笔芯灰,不仅是为了让我开锁顺畅,还有关门要小声的告诫之意呀。

早晨长跑回来,我立马学着老王的样子,仔细地往门铰链缝隙里抹油,学着老王用钥匙锁门。我知道,在老王家的锁孔里,还蕴含着夫妻之间无声的爱。

冬日可爱

□湖北武汉 马庆民

儿时,很喜欢丰子恺的一幅《冬日可爱》的漫画:一位穿着棉袍、头戴棉帽的老人,揣着手坐在门前的大竹椅上,同样打扮、同样姿势的孙子挨坐在旁边的小竹椅上,祖孙俩乐呵呵地晒着太阳,看着院子里的鸡鸭觅食、小狗玩耍,身旁还蹲着一只被太阳晒得眯起眼睛的小猫……亲情融融,时光悠悠。

后来才知道,“冬日可爱”有出处。《左传·文公七年》:“赵衰,冬日之日也;赵盾,夏日之日也。”杜预注:“冬日可爱,夏日可畏。”自此,冬日可爱被我牢记于心。

因为冬日可爱,我爱上了冬天。在我看来,凛冽寒冬虽没有春的鸟语花香、没有夏的蝉鸣蛙鼓、没有秋的硕果累累,却有纯洁的白色童话、有醉人的雪中傲梅、有惬

意的围炉夜话。虽山寒水冷,草木凋零,虫鸟静寂,但天空却纯净瓦蓝。

参军时的新兵营在东北长白山脚下,那里的冬天有落不尽的雪,却从未缺过暖意。每到训练间隙的短暂休息,班长都允许我们并排蹲在围墙下,尽情沐浴阳光。此时的班长会收起严肃的表情,笑盈盈地模仿着我们的各种方言俚语。有一次,我赞美道:“班长,你真的是冬日可爱。”班长未解其意有些困惑。

午休时,班长独自跑去阅览室查阅词典,回来后满脸笑容地宣布了一条规定:“以后周末休息,尽量都去阅览室看书。咱们尖刀班也要在文化上当尖刀!”那一刻,我看见班长的眼里泛着亮闪闪的光。后来我去过很多地方,经历过很多冬

天,却依然记得那席话,那道光。

或许,有人会说冬天是寂寥的、寒冷的。可我却偏偏贪恋在那些慢悠悠的时光里,泡上一杯茶,坐在暖阳下;捧上一堆书,随意游荡其中。可以去找寻茅盾在乡下“放野火”的冬,去感受老舍在济南老城晒太阳的冬,去寻觅郁达夫在江南的乌桕树下散步的冬;可以去未清清的冬天里尝一口“小洋锅”白煮豆腐,去汪曾祺的冬天里嗅一下脚炉里焦糠的香,去鲁迅的冬天里捕一只雪地觅食的麻雀……那些妙趣横生的文字,如同寒冬里的光与热。于是,我学会了接纳寒冷,热爱生活。因为热爱,愈发让我联想到所有关于温暖的事物。

冬日可爱,愿你我皆成可爱之人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6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